

马孔多在下雨

王春鸣

居家隔离的第三天。家里已经不染尘埃了。

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,对着十米之外的玄关穿衣镜,看见一个离我二十米的自己,像长镜头里一个不动声色的意象,周围是空气和尘埃飘来飘去。

这次我是准备把三十年都没有看完的《百年孤独》真正看完的,反正我有了大把的时间。可是一想到那个开头,著名的“多年以后,面对行刑队,奥雷利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我又丧失了翻开它的兴趣,马尔克斯从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个虚拟性的“现在”,既指向未来,又能追忆过往,这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,会把我带到抑郁吧。因为我也已经很想像晚年的奥雷利亚诺那样,每天精心做两条小金鱼,等凑够二十五条就放到坩埚里融化重做;或者像阿玛兰妲那样,白天织晚上拆,拆下扣子又缝上——实在是太无聊了呀。

每天一次做核酸去的路上,我把脚步放得很慢,并且东张西望,因此发现了一枝山茶花,上面有四个花骨朵儿。我想,等我测好了回来,如果它还在,哪怕是阳性的,我也要捡回家。以前,父亲还在,而且病着,孩子也没有出去读大学,费心费力地陪读着,身上裹满了鸡零狗碎人间烟火,我最大的奢望就是独处,自己和自己在一起。每周有两天,需奔波几百里到南京来上课,却一点不觉得累,还觉得清静,甚至次次发朋友圈秀独居的生活——那是多么矫情啊。

中午吃掉了好几天前从乡下招来的最后一把青菜花,没舍得炒得太熟,那是遥远的老家家院子里的春天,入口微苦而长久回甘。

把捡来的花插上,我又用陈皮和菊花泡了一壶茶。那陈皮是从一副吃剩的中药里挑出来的,沾染着党参茯苓和合欢皮的的味道。各种季节和物候在身体里汹涌,我仍然觉得不够。找出一只婆婆家传下来的旧米斗,

榫卯结构的木盒子,将甘肃朋友寄来的天水花椒和勐腊植物园捡来的红豆装进去。它们一个从七月来,一个从二月来,让人想起阳光热辣,爱情猛烈。

幽居的日子里是上着网课的。上完了课,有学生给我发来视频,并不是讨论学术,而是说校园里来了一只流浪猴,似乎就是曾在随园、清凉山游荡的那只猴子,它在我们的校园看孔雀、追野猫、荡秋千、沉思……学生问我它会不会是至尊宝呀。因为我们正在讲《西游记》和《大话西游》。和他对答的时候我在爱奇艺上第N遍看《仙履奇缘》,越看天越黑,越看越难受,也许是我多心了,为什么好的文艺作品,都要讲人的失落和孤独。

还有个孩子跟我说,他很想自驾去皖南,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的小村子,去发呆。我知道陌生之地的放空,和困守的心境是不一样的,人需要这样的切换,但也知道他暂时哪里都去不了。我违心地劝他在所有不得已的日子里,学会和命运交换时光,比如先把学习、四六级英语、专业……各种需要花时间苦修的学好了,到疫情结束就能轻轻松松出去玩了。他反问我:那今年的春暖花开呢?

人的成长未必都如至尊宝,可以被一剑剖心,在顿悟之后选择成为孙悟空。我知道我白讲了。然而他在对话框里打出一行字:“每一个优秀的人,都需要一段沉默的时光,我们把它叫做扎根。对吗?高中的时候我就背得很熟了。”我沉默了。

这像不像《百年孤独》的某一页上,加西亚·马尔克斯给奥雷利亚诺上校发了一封电报:“马孔多在下雨”。上校回复说:“别犯傻了,八月下雨很正常。”

其实我最喜欢的故事,是一个绘本童话《红鞋子》。两只红鞋子在一起的时候,它们哪里都想去,遇见软和的草地、坑坑洼洼的路、站在小河的另一边,它们都会说:“我们要试一试”。可是有一天,一只红鞋子忧愁了起来,因为另外一只,不见了。剩下的那只鞋子,变得傻头傻脑,无精打采,这时候,来了一只小老鼠。小老鼠是为了鞋跟下压着的半块饼干而来的,可是红鞋子也因此找到了丢失的另一只。你想想,深更半夜里,一只小老鼠领着一只红鞋子走在路上,去寻找另外一只红鞋子,饥饿领着孤独,而世界开着花,诗意、哲学、和圆满,即将一一到来……下一次网课,我要把《红鞋子》讲给他们听,我要他们,多年以后,仍然记得电脑屏幕前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


新生 李昊天 摄

一条大河的清明

王太生

春天的水边,景致旖旎,气象变化莫测;泥暖草生,春和景明,万物吐故纳新。

一条大河的清明,是在河上和它四边的风景里开始的。天气日渐开朗,风和景明,河水呈天青色,哗哗流淌,在天光云影中洄润开来。

柳风微漾,一只大鸟在大河的上空飞翔,发出激越的啼鸣,它俯瞰人世,背负青天。这是中国北方的一条河,河床不算宽阔,但水量丰富,两岸商铺林立,舟楫往来。

我睁大眼睛,目光如炬,看宋朝的一条大河流,清明时节,人们踏青赏春,人间三月,花树光影,这样的光景景致,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伟大的上河,河水是诗,河岸上的桥、树、房舍,色彩饱和。一条河和一座城以及它的周边,在东方鱼肚白中醒来,醒来的河,在天光云影之中扩散着涟漪。

亲切的上河,如一件绸缎衣衫那样柔软。流水播送水香,直逼柳岸,人渺如蚁,撒落在河的两岸街衢,有豆花和胡辣汤的气息,让人鼻息颤动,禁不住打了两个喷嚏。少年春衫薄,四处走动,真的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所说:“四野如市,往往就芳树之下,或园囿之间,罗列杯盘,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童舞女,遍满园亭。抵暮而归,各携枣糕、炊饼、黄胖、掉刀、名花、异果、山亭、戏具、鸭卵、鸡雏,谓之门外土仪。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,四垂遮映。自此三日,皆出城上坟。”手搭凉棚,远远地望去,见一支上坟、扫墓兼踏青、春游的队伍回城走来。

小人物的上河。那些穿布衣,推车、挑担、撑船的,游走在这一条河的两岸,我恍若看见朋友陈老大头戴羊肚巾牵着一队骆驼,陈老大牵骆驼的动作很帅,他在前头牵,他老婆在后头押,陈老大回过头去,用手势招呼他老婆:到前面,找个地方息一会儿;鲁小胖子躲在一家小馆子里正鼓着嘴吃包子,几只水煎包让小胖很眷顾中原的包子;张大个子上河做了一名水手,他坐在船头吹风,岸上有个汴河妹子冲他回眸一笑,然后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上河人群中,弄得张大个子独自喝小酒,惆怅半日。

北方的河流,风清气正,而南方的河流,梨花如雪。南方也有一条大河,在江南温柔的风景里。

扫墓踏青,人们倦了、累了,聚散之间,会寻一条船,蹉跎脚上的春泥,坐在船上品几道小菜。

《扬州画舫录》里说,清明前后,主人

带家厨出绿杨城郭踏青。瘦西湖上,“画舫在前,酒船在后,橹篙相应,放乎中流。传餐有声,炊烟渐上……谓之行庖。”

叶圣陶回苏州上坟时,对船上的小菜甚是欢喜:“船家做的菜是菜馆比不上的,特称‘船菜’。正式的船菜花样繁多,菜以外还有种种点心,一顿吃不完。非正式地做几样也还是精,船家训练有素,出手总不脱船菜的风格。”说白了,是小锅土灶,船家只准备一桌,食材货真价实,绝对新鲜。做菜的汤,恐怕还是直接取河中心的活水,舀入锅中。

苏州多水,这些都是水边,某条大河的清明盛宴。

在清明扫墓人群中,走来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芸娘,这个聪慧的女人看到地上的乱石有苔藓纹理,斑驳好看,如获至宝,指着石头说:“以此叠盆山,较宣州白石为古致。”

绍兴也多水。山阴道旁,远山近水、小桥凉亭、田畴农舍,相映成画。我想在想清明季节去走山阴道,此时荠菜已老,寂寞开花;远树梅子,半生半熟。古道上寂静,曾经的车马喧,早已化作一片远去的背影。站在山阴道上,似乎发现什么,隔着山石流泉,向林木深处的几座青塚,遥遥作揖。

梨花风起正清明,每年这个时候,我怀念我的外婆。我从小是跟随外婆带大的。那时候,外婆对我说,要不是家里失了贼,金戒指、金手镯还有好几副呢。

外婆说所说的“失贼”,她那时还在工厂上班。有一天,下班回家,发现大门敞着,锁被人撬了,家里就失贼了,外婆说她手上也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。“后来,有了你,我就不上班了,回家带外孙喽”,外婆笑着对我说。

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条大河。在我眼中,它长达数十公里,连通四周,水量充沛,有开阔的河床和陡坡,有舟来船往,两岸人烟,鸡犬相闻的碧水河道。

外婆过世后,葬在她侄女乡下,一条大河高岸上,外公在世时,去过一次,既是祭拜,也是为自己百年后选择墓地。他也看中这块水草袅袅的高岸河坡。外祖父说,这地方好,面朝大河,斜对面是个三叉河湾,有船过来,摇橹的人在船上一仰一合,似在遥遥低头弯腰作揖,一俯一揖之间,船走远。

水边的清明,风和日丽。一条大河,光阴如一湾绿碧春水,故人已去。

我们总在河流边怀念。

